



# 音樂的效果

程觀心

星期天的午後，收音機播送古典音樂點唱節目，孩子們從不肯放過聽的機會。他們如醉如癡的喜歡音樂，全心靈沉迷在旋律裡，隨着音波載浮載沉，可以連續數小時，樂聽不倦。若追問究竟為何如此喜愛。他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最近向朋友借了一隻電唱機回來，附帶又借了大批最好的唱片。自此，他們一放學回家，桌上開着唱機，埋頭拿起筆來對着課本，也弄不清他們到底在聽音樂，還是在做功課。我不信一心能二用；一面神往於音樂，一面竟能對付書本。但是他們偏偏強調：音樂是運用頭腦時最高明的啦啦隊；如果面臨「數學難題」，一團漆黑，摸不着演算門徑的當兒，那美妙的音符，才叫神奇呢；它會同情你，撫慰你，幫忙你一同敲開「秘竅」。默記英文生字，背誦國文，更少不了高山流水的樂章，來伴奏一串串枯燥無味的單音字和一組組生澀的文句。酣暢而甜美的曲調，在他們竟有流膏般的滑潤功效，它能協助推動記憶的齒輪，加深印象。我不忍強奪其所好，堅持着不讓他們開唱機。只好聽其自然，留心考查每天所做功課成績，我暗暗承認了音樂的效果。

當他們欣賞唱片的時候，我沒有工夫，也沒有這份興致，坐着不動，專凝神去聽它幾十分鐘。所以往往他們聽他們的，我做我的事。假如在聽的過程中，隨便料理些瑣事，在室內走動，則他們常常不由分說，強拉硬拖的把我按進坐椅，強迫着跟他們來欣賞一番。不單陪聽，還要被考驗接受的能力：

「媽，你聽田園交響樂的這一樂章，閉起眼睛來試試看，看見了些什麼？」

「見鬼，聽音樂，會看見了什麼」。我覺得老二總有點神經。

「呵，說給你聽，我看到了；風和日麗的天氣，無邊無際的原野上，開滿了黃燦燦的金盞花。風吹花動，搖着搖着，搖出金鈴的音響……」。他豐美的想像，把我帶入純淨的童話國度了。經他這麼一編織，提醒我沉睡的聽覺，且慢，再仔細的聆聽；可不是一片大自然生命力的和音，有鳴禽的謳歌，有草蟲的低吟，有花香的噴溢，樹的動，水的流……一個和平，優美，明朗而愉快的世界——音樂家至高詩韻的憧憬。

望望窗外，風雨如晦，黃昏漸濃，西天還留着一抹紫色的殘霞。夜的黑翼從四方迅速的飛合，連天邊最後的一抹彩色也隱褪了。我們沉浸在交響詩的芳醇裡，都忘了開燈。

誰在唱盤上換了孟德爾松的小提琴奏曲。我似乎第一回才聽到這個曲子，一串串旋律，彷彿有催眠入夢的魔力，它們像張着翅膀的小精靈，飛去一處神奇的地方：湖

上的睡蓮甦醒了，徐徐舒展白玉的花瓣。花心的蕊鬚，微攪着粉頸，欠伸將覺。驟然一陣紛繽的露滴，跳躍着快舞步，流注花盞，滾落圓翹翹的蓮葉，跌進明澈的湖面，漾起渦漩的連漪……

這第一次我懂得了「聽的幸福」；音樂不止是用耳聽，還得張開心眼去看。六根之中，不是耳根最



# 自然·夢·生命

張福慧

我愛自然，因為自然的世界永遠是純真與柔美的。

我可以盡情地向尖山、向小溪、向石橋、向樹木吐露胸中積着無數的抑鬱。在自然的懷抱裡，我見到一草一木都伸出了它們的臂膊微笑向我說：「擁抱這世界吧！」

誰說我孤獨？誰說我貧窮？整個大自然的空間，景物都作了我親切的朋友，它們拂去了我臉頰上的淚；我緊緊地擁住了它們，我驕傲於我的富有，我不止領略了自然世界的愛與美意，我更走進了一個心靈的世界！

啊啊！可愛的大自然！即使是晚上黝暗的天空，荒蕪的山野裡的蒼茫夜色，描畫下來也該成為哥哥的傑作。

朋友！何必留戀那十里洋場的都市呢？不錯，都市是誘人的，繁華、熱鬧、美麗……，但却充滿了荒淫、邪慾、諂媚、沉溺、墮落——不可救的世紀末的現象；無知的人們麻木地生活着，不斷地夢幻與

圓通嗎？我開始領會着「一首音詩，一幅音畫蘊藏的神韻；不朽的藝術家，創造了超現實的美，用他們簡單而綜合的直覺——熱情，智慧和詩意，展現給你一個純美的境界，上通天庭，直達化境，來提昇人類精神生命。我相信，這些不可揣摩的神妙的和音，也許比宗教家的信條與哲學家的理論更能把握住真理哩。

憧憬，希冀在極端的渺茫中捕捉那夢裡的影子。心，如野馬馳奔，直至萬丈的懸崖的極端……

胡敬恒說得好：「人心一放，道理便失；一收，道理便在」。為什麼不收斂那顆笨拙的心呢？到自然去！山徑蜿蜒，林木草深，都能給你以清醒的啓示；在沉沉的暮靄裡，樹的綠蔭下呀，也將打開你思想的燈！

告別罪惡的頹廢的都市，告別那些使你迷惑或沉淪的——脫離一切的陰謀與陷阱，投入大自然的懷抱，和自然做朋友吧！

古人說：「頃刻一聲鑼鼓歇，不知何處是家鄉」。那麼，你還留戀些什麼？那些豪華的酒會？欺騙的密語？喧赫的虛名？疲憊陋巷裡可憐的偽裝的笑？

夢，總有醒的一天。聰明的人，你清醒的日子呢？

哦，朋友！枯竭的噴泉是無可讚頌的。而看起來似是停滯不動的自然界，事實上是永不停止着，它乃不斷運動，不斷變化，不斷革新



今日創刊五週年紀念，真快，五年。

整整的五年了。我想凡是樹刊的讀者，或一切和樹刊有因緣的人都一定為樹刊的這一富有紀念意義的日子而歡喜，而祝福。因為數年以來，樹刊不但是我們的良師益友，也是我們接引親友有緣入佛的良好憑介。我想，我們受到樹刊的恩惠真是無從描述。

回想四年前我開始愛讀菩提樹而對佛教剛有一點認識時，我曾經有過一番驚異的轉變。

不容否認的，當我還沒有信仰佛教以前，我也是和現在的許多人一樣對佛教充滿了極端誤解的眼光。甚至有時候還來一個盲目的毀謗。而我自己感覺有非常富於時壓的現代思想。

在許多小說或雜誌看到諷謗敘述和尚尼姑的情節中，在電影和報紙上看到冒牌出家人所扮演不莊嚴的角色，再把道士作法，迎神賽會等等一類的怪事看作是佛教的把戲，在觀念上就對佛教留下不良的印象。當然就把拜佛磕頭的人也看做

# 驚異的轉變

紀念樹刊五週年而作

詹泰一

是愚夫愚婦的行徑，總而言之，那時真把佛教看做一種集合古老，腐朽和神怪的宗教。家母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她每天拜佛念佛從不間斷，我想老人家需要宗教憑藉，精神皈依，雖然私底下感到不以為然，但也不敢表示反對。偶而也以半勉強半好奇的心情陪她去了幾次寺院和參加了幾次法會，但是仍然不能把我倔強任性的個性改變過來。

是佛教的「因緣」，可以說是特殊的因緣。這時，菩提樹的社長炳公老人和朱斐居士一行數位弘法經過臺北。炳公是家母學佛的老師，所以特應邀駕臨舍下小憩。我聽家母說炳公的道德學問和法相莊嚴，現在佛教中的老居士像他那樣受人尊敬的實在希有。單單臺中地區受老人道德精神感化而信佛學佛的人就不可數計，所以他老人家為家母有生以來崇敬備至的恩師。我初次以敬賓之禮拜見炳公，我看見他老人家穿著樸素，精神矍鑠，眉目間閃耀着慈愛的光輝。和年青人談話時，也一樣和藹謙遜，又慈悲又莊嚴的神容，隱隱使人由衷生出敬愛的心情。說也奇怪，平常我和年紀大的人，尤其是陌生的老人家，除了問候以外是三句嫌多的人，但是我面對慈愛的炳老竟然感到胸懷豁朗，身心有說不出的愉快。跟隨炳老的居士也是每一位都談吐優雅，風度溫莊，不平凡的佛教弟子，能夠受到老人的薰陶，我真是感到無限的羨慕。

我偷偷地想：真正信仰佛教的人，信守戒律，奉行善事。至少，佛教徒的心地是慈祥安樂的。像炳老這樣的人，他的智慧，他的福氣，我們難道來得及他老的千萬分之一嗎？按理說，行善宏道到這麼高的年紀應該是可以樂享天年了。但是他現在不但為佛教的事整日奔走勞碌，為渡化眾生費盡心力，更值得欽佩的是，他還將那公務員的微薄薪水所得，幾乎全部用在弘法利生事業上。可敬可愛的老人，如果佛教不是慈悲偉大，宇宙真理的宗教，老人怎肯如此為法忘軀呢？

從此，菩提樹是我不可或少的恩物。由於它，我得到了許多啓示；由於它，我獲得了許多解答；更由於它，我得到了許多發現真理的快樂。因此，我不得不對佛教作重新新的估價。不！不如說，我轉變了，我驚異的轉變了。

我發現從前自己一向所蔑視的佛教，竟然是一種確能救人救苦的宗教。佛法的奧妙在澈底究竟，圓融無礙，確為人生最理想的信仰。和一種荒謬自醉，風雨一時的宗教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如今，感謝佛陀，給我有這許多因緣歸依在您的座下，同時，祝賀樹刊五週年紀念，敬祝炳老，時英居士法躬康泰，樹刊慧命永續！

不斷發展着的。你呼吸着新陳代謝的美好的大氣，當知惟活動乃成功的生命！

世界上的路不全是直的，平的，安穩的，但你必須以智慧選擇你的路。跳出生命中的雨季吧，到晴朗和暖的自然境地，與自然同化吧！

佛陀未成佛前，就是面對整個的自然，以童貞的心發願，以宇宙的中心為宇宙大我，超然於幻滅之外，澈悟了諸法性相，對萬有的真理（因性）實相（體質）無不明證！

虔誠的念佛、念佛、皈依佛，看，一片一片橄欖綠的葉子裡佛在微笑着，你心裡面有佛，佛在你的心底！為什麼不學阿彌陀佛誓求永遠的生命（無量壽）以及無限的光明（無量光）？

我邁步趨向自然，虛幻不實的荒謬的夢散滅了，我發現我已經舉起了積極的脚步，開始了解生命的崇高的在悟得無我，不再造作違背真理的業，真如的法性如明燈一樣漸漸地亮了，亮了。我創造了新的生命！

啊！自然的世界永遠是純真與柔美的。

### 贈訂徵信 (十、十一月份)

- 【月戶】朱殿元居士二百份。
- 林長清居士廿份。章自清居士十二份。
- 【零戶】林慈拾卅六元。
- 白開享、王純康、無名氏各一百元。
- 林大慶八十四元。
- 【大藏經】匡佩華居士十、十一月份一百二十元功德圓滿，一併誌謝。